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九季



平安喜乐过新年

姜峥

俗话说：“小寒大寒，准备过年。”过了大寒节气，大家便开始置办年货。孩子的新衣、春联灯笼、糖果糕点，偌大的商业街车马盈门。看着屋子里林林总总的年货，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，但隐约中觉得少了些什么，凝神想来，原来是酸菜。

新年里，大鱼大肉吃腻了胃，打开酸菜桶盖，一股酸味扑鼻而来。晶莹剔透的酸菜，与五花肉结合，酸爽可口，是年夜饭里，必不可少的主食。大年三十儿的晚上，一家人围在面板前，唠着家常，包着午夜水饺。和好面后，在小面团上均匀地撒上面粉，轻轻一按。我拿起擀面杖，顺着面团中心向外侧均匀发力，转一下，擀一下，如此反复几次，中间厚两边薄的饺子皮儿就诞生了。母亲紧接着挖一勺馅儿放入饺皮儿中间，偶尔还会夹杂五毛钱硬币。然后双手沿着饺子皮儿由外而内的合拢按紧，一个精致而又紧实的饺子就完成了。在我的家乡，年三十，吃到硬币的预示着新的一年顺风顺水。一家人有说有笑，不觉累，满满一盖帘儿的饺子不一会儿就包完了。

近子时，父亲会烧一锅清水，开锅后撒上些食盐。父亲说：“这样可以防止饺子挣破。”然后再将饺子放入锅中，水沸即止。父亲轻柔地用勺子反面轻推锅底的饺子，发出“嘹嘹咧咧”清脆的响声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水复沸腾。再加入少许冷水，继续翻转。这样反复煮沸三次，饺子好似中气十足的排球，各个跃跃欲试地浮在面上，喷香扑鼻。加之沸水的热气弥漫在整个厨房。此情此景，就是对幸福最好的诠释。

盛出饺子，母亲总是嘱咐我，要时不时晃动盘底，防止饺子粘连。父亲，会把筷子下的第一个水饺，夹到我的碗里。并嘱咐我：“慢点吃，别烫着。”听罢，我的眉毛一挑，顺势向父亲做了一个鬼脸。一家三口笑得合不拢嘴。参加工作第一年的年三十儿，肚皮都要撑破了，也没有吃到加硬币的饺子，委屈得不说话。母亲看了看我，自言自语道：“饺子不够吃，我再去包几个。”说罢，就跑去厨房了。不一会，十几个饺子出锅了，母亲不容分说地把一半放在我的碗里，另一半和父亲分了。我一口接一口地吃着饺子，只听“嘎吱”一声，我也吃到带硬币的水饺了。瞬间，笑出声来。母亲立即接口说：“好饭不怕晚，看吧，福气一直都在。”

饺子作为中国传统饮食，借“交子”的谐音，取“更岁交子”之意，寓意吉祥。其实，在我看来，一家人平安喜乐的在一起过新年，无论吃什么都是顺遂吉祥的。

车票是本写满爱的书

葛鑫

绿皮火车喘着粗气，“呜呜”地驶向远方，我的心中也装着满满的情感，随着车轮滚动，追寻着母亲的身影。

每一枚车票，都仿佛是一张纸笺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思念与牵挂。三十年的时间，两百多张车票，见证了我与家的距离，从稚嫩的学生时代到如今人到中年，身份在变，但回家的心始终如一。

记得十八岁的那个夏天，我第一次离家求学。母亲拿着车票反复地看，眼中含着泪，却始终笑着送我进车厢。母亲在站台上使劲挥手，眼泪在我眼眶里打转。那时的车票是单程的，承载着我对未来的憧憬与对家的不舍。每一次的寒暑假，母亲总是拿着车票反复端详，仿佛能从那薄薄的纸片中看出无尽的温暖。

后来，我工作了，结婚了，生子了。回家的车票从一张变成了两张、三张。每一次回家，母亲都会站在门口等着、送着，习惯性地接过车票看看。那小小的车票上，仿佛刻着她所有的惦记和思念。

再后来，母亲千里迢迢来到我身边，照顾我、支持我。当我第一次去火车站接她时，接过她手中的车票，我明白了什么是母女连心。那一张车票上所承载的，不仅仅是她对我的思念和牵挂，更是她对我无尽的爱与付出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母亲的年纪也越来越大。曾经的白发与皱纹告诉我，她已不再年轻。但无论何时，只要我们回家，她总会接过车票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车票，早已超越了交通工具的意义，成为我们与母亲之间情感的纽带。

曾经有一次，我带着孩子回家看望病重的父亲。小小的车票承载着我们一家三口的担忧与期盼。当我们在车站相拥而泣时，那一刻，我明白了家的重要。车票虽小，但它所承载的亲情与回忆却是无价的。

时间如白驹过隙，转眼近三十年过去。那些年里，斗转星移间留下的车票仿佛成了无字书，每一页都写满了对母亲的思念和爱。这些车票虽然已经泛黄、字迹模糊不清了，但它们所承载的情感却永远清晰如初。

如今，一张电子车票、一张身份证就能将我们带回那个熟悉的地方。然而，母亲却已无法再打量我们的车票了。她的离世让我深感生命的无常与短暂。但我知道，即便她在天之灵，也会感受到我们对她的思念与牵挂。车票依旧在，而那份浓浓的爱与思念将永远镌刻在心中。

回首过往，那些被火车拉长的距离与时间仿佛都凝聚在这薄薄的车票里。它见证了我们的成长与变迁，更见证了母亲无尽的爱与期盼。每一枚车票都是一个故事，每一个故事都充满着温情与感动。

这便是我心中的那本写满爱的书，每一张车票都是一个章节，记录着我们的点滴回忆和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。愿我们都能珍惜每一次的相聚与别离，将那份深深的爱传递给下一代。

回家过年

邓荣河

前几年，过年时曾有这样一句流行语：“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。”的确，能够回家过年，是在外游子的共同心声，是家中亲人的殷殷期盼。

在很大程度上讲，身处经济社会，金钱对于每个人来说，确实很重要。但与无价的亲情相比，有时候也可以视之如芥，甚至忽略不计。年，是中国人最看重的一个传统节日，可以说是一次情感的聚集，一场亲情的盛宴。为了这次聚集，可以丢下手里所有重要；为了这场盛宴，可以飞度万水千山。春节前夕，绵延不断的返乡潮，就是最好的佐证。

春节来临之际，能够衣锦还乡，固然皆大欢喜。不过，凡事并不都是事事如意人人遂愿。因为某些主观或客观的原因，囊中羞涩默默归家的情形，也有。不过，那种羞涩与浓浓的亲情相比，可以说薄弱得很。团聚时的那份热烈，可以融解一切，化解一切。一阵欢声笑语之后，那点羞涩便飞向了九霄云外。自始至终，浓浓的亲情一直占据着整个盛宴的主角。

那天回老家，我在村口碰到了多年不见的发小。因为各自的工作原因，我们很多年没见面了。见面的那一刻，我们满是欢喜。发小初中毕业后就离开了家乡，常年在打工，听说在外面混得还不错。我问他，啥时候回的家。发小很是感慨地说：“前天。一年在外辛苦打拼300多天，就为了每年回家这十几天。”“这样做，你觉得值吗？”我半是调侃地问他。

“值，咋不值。”发小极为认真地说，“300多天在外打拼，的确很辛苦，但一想到春节回家后父母妻子的嘘寒问暖，孩子的绕膝相伴，便没了半点怨言。在外300多天的苦，斗不过回家后十几天的甜。只有回到老家，我才懂得啥叫踏实。平时在外工作，每天早晨从不定闹铃，一到五点，保准按时醒来。你说怪不怪，一回到老家就不行了，每天早晨睡到七八点，假若没人催叫，也醒不了。”

我笑笑，“是家，是扎根心底的老家，无形中给了你最大的安全感，自然也就有了放松身心的幸福。”